

現代繪畫自塞尚以後，經二十世紀初諸大師的努力，如今已風靡世界，成爲繪畫藝術的主流，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固然複雜異常，非本文所可盡述，但是最重的根本因素却相當簡單，試看世界美術史，除荒古不計外，世界的繪畫藝術原來有兩大主流：一爲西歐諸國，一爲中國，在東西兩半球各自發展而各成一系，簡單地說來，這兩大系統的不同點，爲西方繪畫注重寫實，亦即對自然之物象，形狀及物體之體積與質，量特別重視，而我國則不然，「畫者所以寫胸中之逸氣耳」，這句話是最能代表中國繪畫的精神的，同時以寫意爲重的文人畫風的興盛，更足以說明中國繪畫不重形似而重表現，又中國繪畫全部由線組成，自然間全是物體，原沒有線的，那末國畫中的線的本身就已是具有抽象的意義了，總之，中，西繪畫比較起來，西洋畫注重物質的實在，而中國畫注重精神的實在，兩者本屬殊途，但是，西洋繪畫到印象派爲止，各種自然科學的知識如解剖，透視及光學等都引入繪畫的領域之後，繪畫藝術深受打擊，其價值則僅爲對自然現象的一種記錄工具，藝術永恒不變的本質——心靈的自由表現——幾乎已完全被摒棄於藝術之外，西洋藝術家們開始驚慌了，當他們以驚喜的心情看到東方藝術的時候，立刻引起了一次巨大的變動，同時原始藝術與兒童藝術也拉爲深刻地影響了後期印象派諸大師，譬如梵高和哥更都是受了東方藝術的線的律動，畫面平面化的效果，以及原始藝術的單純而深刻的表現手法之影響，而成爲野獸主義與表現主義的先驅，盧梭則受了兒童的幻想的影響，而作着極富詩意的兒童般的稚拙底天真幻想的意境，而爲超現實主義之先河，塞尚則除了受上述的影響之外，並首先反映了工業時代之來臨，以人爲的理念秩序來重新組織自然，一反往昔受自然支配的藝術觀，正是立體主義，亦即是二十世紀限以往大不相同的最重要的轉捩點底先導大師，經過上述的轉變之後，中國的，西洋的，原始的，及兒童的藝術都平放在一起，受着以繪畫藝術的本質爲出發點的立場去重新估價的批判，繪畫，這種平面的視覺藝術，立刻爲人們發現它乃是一種以線和色兩樣東西爲其最基礎的組成要素，什麼立體，解剖透視，光學等都是不必要的，因爲它們阻礙了藝術表現的自由，傳統的持有手法及作畫之素材也是不必固守的，因爲它局限了藝術現之範圍，二十世紀的繪畫由是而開拓了一個完全自由的天地，特別注重個性之發揮，完全不受任何成規之拘束，繪畫藝術從此進入了一個海闊天空的世界，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必受其傳統的束縛，但也必然含有其傳統之精神，完全自由地爲這種，全人類都能了解的語言——繪畫——來發揮其獨特的智慧而努力創造。

任何藝術都各有其許多階段時期，由發生而漸漸達到成熟之後，必然

繪畫藝術的主流

「展畫方東」介紹

銘 盤

有一個大轉變才能使創造的活力延續下去，不然的話，因循既往就必然流爲浮飾或薄弱無力，時代不容否認，同時她的力量也是無法抗拒的，我們現在假如用唐朝人的腦筋去作畫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西洋繪畫自近數十年傳入中國後，有兩種結果，一爲不認識現代繪畫與中國藝術之關係，只知一味模倣近期的西洋畫，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它在歷史上的過渡價值，但就藝術的創造性來說它是毫無意義的，一爲改變國畫的製作態度。那末今日的中國藝術家們應該如何走他們應走的路子呢？這是一個久久無法解決的懸案，依筆者愚意，今日的畫家們應該從研究具有世界性意義的現代藝術入手，然後再細嚼我國傳統藝術之特質，交相溶化而創造一條具有世界性但又含有中國之特殊意味的趨向的藝術道路，本文所要介紹的「東方畫展」(今年度展期十一月九日起)，正是從這一方面着手而得到了相當的成就，同時它的產生也正好是說明了中國藝術必須向新時代邁進的明證，他們在國內展出時雖然毀譽參半，但也極爲藝壇有遠識者所重視，在國外展出時則獲得空前的美譽，尤其爲一致認爲全部作品都含有濃厚的中國特色，這一點是特別值得提出的，在異國人眼中何以可以看出有中國風味呢？這一點不但證明了現代繪畫爲從繪畫之本質出發，其範圍闊大無倫，可容納任何民族之特有性格底表現，同時也證明了東方畫展的作者們是如何辛勤地從中國一切傳統藝術之中努力發現她的精粹所在而表現之，並非盲目無目的或毫無見地的跟在繁多的現代畫派之後，以頭昏目眩的姿態從事摹作，他們的作品是有活力的，有創造性的，筆者敢於預測這種新的創造精神必將爲中國的新藝術帶來偉大的前途。

最後，筆者爲了使讀者們能較清楚地知道東方畫展諸作家的作風起見，特附此篇之末，作一簡略之介紹：

李元佳，作風爲非形象的，表現中國草書般的韻律。
吳世祿，作風爲半抽象的，以中國工筆畫的細線描法構成其畫面特色。

夏陽，作風爲非形象的，吸收中國書法之特色，圖面具有濃厚的神秘意味。

陳道明，作風爲抽象的，有着中國金石文字的趣味。

歐陽文苑，作風爲抽象的，具有漢圖及石刻般的趣味。

震學剛，作風爲抽象的，富有童話般的神秘幻想趣味。

蕭勤，作風爲非形象的，圖面以東方之明快色彩及書法般的線所組成，明麗而奔放。

蕭明賢，作風爲非形象的，曾研究中國金石文字的組成原理，具有着

一種神秘的抒情般的圖面。

金藩，作風爲半抽象的，富有濃厚的稚拙趣味，並具有一種神秘的幻想和溼的感覺。

蔡遐齡，作風爲抽象的，圖面富有沉厚而神秘的意味。

朱武順作風爲抽象的，採用單刀直入的技法，具有神秘潑辣的情調。